

堅守理想四十載 奉獻半生為育人

專訪陳建熊校長

記者·黃志榮 楊秀穎



陳建熊校長出生於澳門，在澳門接受幼稚園、小學、初中教育，對澳門自有一份濃烈的故鄉之情。陳校長立志獻身教育事業，以致於香港退休之時決心重返出生地，為澳門教育事業盡一分力，就是受到幾位早年恩師的影響。

記： 陳校長在澳門求學階段中，有甚麼難忘的回憶？有哪些老師對您影響深遠，從而激發起從事教育事業的心志？

陳： 在我的大半生中，每一個求學階段都出現過令我非常敬重和欣賞的老師。我的幼稚園階段是在粵華幼稚園渡過的。記得剛開學，我就把一個女同學的眼鏡弄壞了，當時的班主任馮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我，還好言安慰我，這是我入學以來的第一個深刻印象。另外，我曾在學校小花園的葡萄架下午餐，看到又大又肥的綠色蟲子在葡萄樹上爬來爬去，蟲子在陽光下變得晶瑩透明，綠得像翡翠一樣；更難得是學校的鄔德厚神父常在此段時間在校園裡接觸學生，他那高大的穿著白袍的飄逸形象令我印象深刻。神父來自德國，是一位為了教育而從遠方來澳的教育工作者，可見他來辦學的愛心。他當時只要拍拍我的頭，摸摸我的臉，我就感到很滿足。鄔神父關愛學生的表現成了我的榜樣。

我家裡是做船運生意的，後因家道中落，經濟出現困難，故此由粵華轉到畢漪汶校長開辦的義學就讀。那時，我的心裡很不快樂。畢校長是一位富家小姐，她拿自己別墅很大範圍的地方建校園，為貧苦學生開辦義學。我在東南小學讀書時有幾件特別深刻的事情：其一是我們要到別墅旁的空地，用天然肥料種菜，那時候的教育相當貼近大自然；其二，我經常偷偷去採摘桑葉飼養蠶蟲，而我所養的蠶蟲長期放在課室的抽屜裡；其三，抗美援朝時期我於東南小學渡過，當時學校的老師非常熱愛新中國，在課堂上常有政治教育的灌輸，我雖然認為孩子在未能明確認清一些觀念時過分灌輸政治教育不大好，但這些經歷均令我印象猶深。學校的每一位老師都很愛護學生，我很享受那六年的小學生活。畢校長成為我一生尊敬的人，我一直被畢校長那份投身教育的熱情所感動，她品格高尚，愛護孩子，幫助眾多有需要的人，為教育奉獻了一生。畢校長影響了我的一生，這也是促成我回歸澳門為澳門教育盡一分力的原因之一。

中學時代我轉到培道中學就讀。李瑞儀校長熱愛教育，是一個很貼近學生的人。每天她在校門口迎接學生，有時又會替我們整理一下校服儀容，令人覺得她像慈母般親切。我因家貧，姑母未能為我交出學費，我當時很害怕校務處通傳提醒交學費的事。那時李校長卻安慰我，叫我不必擔心。有一位黃老師是激發我決心學好英文的老師。我的英文水平很低，初三畢業試來臨前，她告誡我若能默到二十六個大小楷的英文字母，就可讓我畢業，可惜我最後也未能達到要求，幸好黃老師也讓我畢業了。所謂“知恥近乎勇”，從此我發奮學好英文，結果得到優異成績。多年後，我重遇黃老師，提起當年事，很感激她對我的激勵。可見以前的學生都較單純，對老師的話都很聽從，總認為任何時候老師所作的都是為了學生的好處。現時的學生、家長就是缺乏了一份單純跟隨與尊敬老師的心。中學時代，我對很多老師都有難忘的印象，如擅長音樂、木工、朗誦的蔡一山先生、藉著溫水煮青蛙的實驗教導我們不要耽於逸樂的化學老師等。

童年、少年時代在澳門的點點回憶令人不能忘懷，幾位恩師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促使我一定要返回我的出生地，為澳門服務。這份情感實在

不易令人理解，反而是導致我在澳大屬校全情投入專心工作的原因。

記：因受到幾位校長的影響而讓您立志投身教育事業，除此之外，還有甚麼信念能令您堅持至今？

陳：幫助有需要的人。在我一生的事業當中，我特別喜歡照顧有需要的人，無論是破碎家庭、行為有問題或是失教的學生。我曾幾次出錢供助有困難的學生讀書，有一位學生更資助了他四年的學費。而另一位同學曾因幫助她解決情緒問題，當她離開香港到外地讀書時，一直跟我互通書信達十年之久，而我亦很欣喜從信中看到她成長的心路歷程。現時她已是碩士畢業生，在美術設計上甚有成就。我從不刻意開辦精英名校，但當你越去關心學生，就越能得到家長的認同，學校亦能發展得越快。



記：為什麼您會在大學時選讀歷史？

陳：我在香港威靈頓中學就讀時，認識了一位我一生都感激他的恩師——鄭明韜先生。因我的成長背景導致英文水平低，那時我很自卑，近乎有自閉症的表現。鄭老師是香港大學歷史系一級榮譽畢業，他上課不帶任何資料，只有幾枝粉筆在手，但講課生動、條理分明。他令我喜歡上歷史，不過當時學習相當辛苦，每次派下來的講義，大部分都是我用紅筆圈起來的生字，後來我用背英文字典的方法，把全本簡本字典背記下來，結果三個月後我已認識大部分的生字，在作文上也能運用到很優美的字彙。高中三時，我本想在大學修英國文學，因我迷上了莎士比亞、拜倫的詩。鄭老師卻認為我感情太豐富，不適合讀文學，應選讀歷史，可以理性一些分析問題，對我待人接物處世有幫助。

我與鄭老師的關係亦師亦友。他帶領我認識基督教信仰。這份信仰影響了我一生，認識到教育是事奉神，是生命的奉獻。神安排我在此崗位上服侍祂，我就必須忠心去工作，因我要向神交待、向自己交待。由於有基督信仰，我不會太計較名位，只求在自己崗位上盡全力。

在大學時代，我修讀了西洋思想史及哲學。我不是一個聰明人，但非常勤奮。為了要讀通西

洋思想史，首先修讀了哲學，而這些學問更加堅固了我的信仰。當年我讀了很多教育思想史的書籍，其中約翰洛克的《教育漫談》影響至大，十六世紀捷克教士 John Amos Comenius 的《泛智論》、《大教學論》，將基督信仰及教育互相結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學體系，作為教育工作者，這兩本著作是必讀之書。

記：請問陳校長為甚麼會當上校長？及請您談一談幾十年來做校長的經歷。

陳：大學畢業那年，鄭明韜老師請我幫忙去結束一間教會開辦的小學，因校舍規格不適合開辦小學，故想把小學結束，將全部課室用來開辦幼稚園，就是現時香港的靈糧堂幼稚園。所以我一踏出校園，已當上副校長。一年後，有一班基督徒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想開辦一間私校，用愛心去幫助有需要的青少年，我覺得非常有吸引力，就到那間學校當老師。後來得知香港鴨脷洲一間津貼小學聘請校長，我的申請竟被接納了，二十七歲那年我當上了校長。在鴨脷洲小學工作的三、四年令我很不愉快，因為看到了當時教育的很多陰暗面，不少



老師亦不盡責任，自己的理想無法實施，實在感到很痛苦。

後來鄭明韜老師開辦萃華英文書院，邀請我當一間四十八班的分校副校長，但薪金只是原來學校的一半。我欣然答應了，四年後，老師的身體健康欠佳，學校的股東亦出現問題，我就提出請辭，而鄭老師也答應讓我離開。

我決心開辦一間有理想的學校，就圍聚了一班有心志、合資格的基督徒老師，在1978年開辦了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那是浸聯會第一間全基督徒老師的學校。我從鄭老師身上學會了管理學校的嚴格制度，此乃是學校運作的基礎。我認為管理最重要的方向是可發揮到人的能力，又能防範到人性的弱點。在呂明才中學，我可全面實踐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學校一直以來都辦得不錯，現時仍是沙田區最受家長歡迎的學校之一。學校有了一定的發展後，我覺得應做的已完成，便離開了呂中，轉到中文大學作訓練校長的工作。由於在大學裡，我未能直接將自己的信念實踐出來，兩年後我就到了田家炳中學當校長。直到2004年退休，我決意返回澳門服務，本意在大學培訓老師，後獲大學邀請，當上了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的校長。

記：最後，可否請陳校長對澳門的教育工作者作一番勉勵。

陳：我期望澳門教育工作者能與時並進。現時澳門的變化急促，社會的變化衝擊了家庭、衝擊波及我們的生活模式。而任何社會問題都會影響家庭，家庭的問題必將成為學校的挑戰。所以，澳門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專業化，對時代、社會、

家庭的需要應有快速的回應。校際之間，應以敞開的心多交流，彼此勉勵成長。雖然澳門的學校有生源緊張的問題，但我認為誠意開放、互助互勉、和平競爭，更可催生我們專業化的成長。

此外，澳門的學校亦要多系統地培養教育工作的接班人。看來學校的行政管理未夠開放，第二梯隊的管理人員仍未能接上，所以有系統栽培中層管理人員，讓更多人可參與校政，這可說是面對的一大挑戰。

我亦期望教育局在老師的專業成長上有更大的幫助，勉勵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能在專業教學上付出更大的努力，以誠意幫助最前線的教育工作者，讓教育界在政府的資源和政策下，各校更好彼此配合，以公心互相善待，令澳門所有的學生得到更大的益處。

後記

一個多小時的訪問，深深感受到陳校長視教育為一生的使命。陳校長也是一位感情豐富的人，說到兒時的快樂事，和藹笑容即時展現；說到恩師故人，淚盈於睫，懷念之情油然而生；對後進的勉勵，更是充滿殷切的期盼。不少良師影響著陳校長，同樣陳校長亦影響著不少學生及教育同工。“以生命影響生命”，筆者深切體會到這句說話的意義。

【圖片來源】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